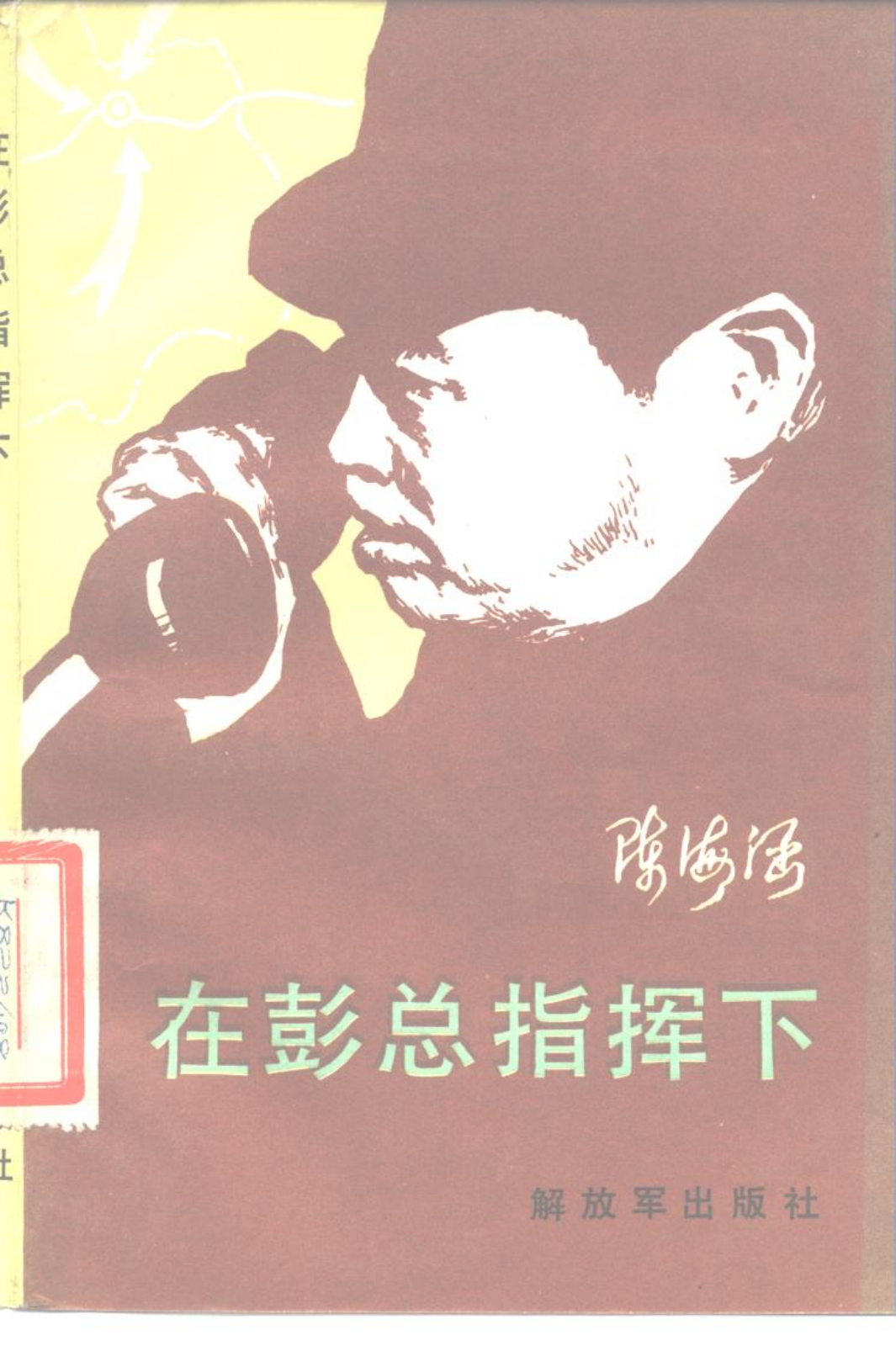




陈海涵

# 在彭总指挥下

解放军出版社

# 在彭总指挥下

陈海涵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0972943

972943

# 序

六军及其前身，自一九四七年参加西北解放战争，到一九五〇年进抵新疆，历时四年整。在党中央、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，在彭总的直接指挥下，英勇作战二百五十多次，歼敌五十多万人。她的回旋区域：东起黄河，西至中苏边界，南至秦岭，北至绥蒙沙原，纵横七十五万六千平方公里，历程一万二千多公里。这是一幅气势磅礴的征战画卷；这是一首可歌可泣的革命史诗！在人民战争的波澜壮阔的战场上，处处回荡着军民鱼水情歌，处处涌现出伟烈英雄事迹。正是雄风旷野，烈马长戈，军旗怒展，号角催征，忆来使人壮怀沸血，豪情中生！

从十年土地革命、八年抗日战争，到三年解放战争，我一直跟随这支英雄部队转战。我对这个部队，对同甘共苦、生死与共的战友们，

特别是对为革命流血捐躯的烈士们，常怀着一种深深的崇敬与难断的情思。

我还经常想起这样一首歌谣：

鱼儿离不开水，  
瓜儿离不开秧。  
儿行千里离不开娘，  
子弟兵离不开好老乡。

对于含辛茹苦、和衷共济，箪食壶浆支援子弟兵的西北人民，我更是永生难忘。我深知，无论是过去、现在或将来的战争，离开了人民群众，要取得胜利都是根本不可能的。

六军及其前身，之所以能在人民革命的青史上留下了光荣的一笔，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，就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在陕北，直接领导西北军民的革命斗争。作为西北野战军司令员的彭德怀同志，对党、对人民耿耿忠心，竭诚尽智，坚定不移地遵循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军事原则，机动灵活地指挥战斗。

彭德怀同志本着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，对我们教导旅既严格，又关怀。他常常深入部队，亲临前线；他的指挥所很多时候就和我们的指挥所设在一起，这使我们“近水楼台”，得天独厚地得到彭总的指导和教诲，使

我有幸与这位可亲可敬的老将军较多接触。他那刚正秉千秋的独特个性，他那丹心昭日月的优秀品质，他那火一般炽烈的音容笑貌，给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；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、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成长壮大立下的卓著功勋，在人们的心目中筑起了一座丰碑。尽管风云多变，世事沧桑，彭德怀的名字，将在人民心中留芳千古！

彭德怀同志曾一度蒙受了不白之冤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之后，曾有不少老战友鼓励我，把对彭总的回忆，以及把教导旅、六纵队、六军在彭总指挥下，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战斗历程回忆记录下来，作为对彭总、对革命烈士的缅怀，同时作为对后人的传统教育。我认为，对这样一件有意义的工作，应该是义不容辞的。为此，我在军区党委，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的支持下，在解放军出版社的鼓励 and 指导下，在若干老上级、老战友的热情帮助下，开始动笔撰写这本小书。

然而，由于岁月流逝，自己年事渐高，对一些往事的细节已经记忆不清了；过去收存下来的一些战斗手记及资料，又在“文革”期间

被荡涤一空。所以，有必要申明一下：这本回忆录，仅仅是我个人的回忆，并不代表任何组织对历史的定论。尤其是有关彭总的章节，里头的对话，有些只是根据其大意忆录下来的，并不完全是彭总的原话。另外，既然是个人的回忆，就难免有局限性，更难免有失误和不足之处，恳祈知情者热心地补正。

在忆录这本书的过程中，得到原教导旅、六纵队、六军许多老战友，如：徐清、熊光炎、王季龙、密亚光、王洁清、魏志明、王绪、许会增、梁剑秋、乔连川、李明、胡天舜、余康、黎静等同志的热情帮助；并得到陕西省军区，延安军分区，蒲城县武装部，宜川县武装部等单位大力支持，黄计钧同志为撰写本书予以协助，在此谨向他们深表谢意。

欢迎读者批评、指正。

陈海涵

一九八三年十月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恶战的前奏 .....      | ( 1 )   |
| 布阵金盆湾 .....      | ( 12 )  |
| 血战七昼夜 .....      | ( 32 )  |
| 三面埋伏 .....       | ( 58 )  |
| 虎口拔牙 .....       | ( 70 )  |
| 为士兵“讲情” .....    | ( 80 )  |
| “胡长官”的“礼物” ..... | ( 88 )  |
| 礼炮声声 .....       | ( 97 )  |
| 西出陇东 .....       | ( 113 ) |
| 伟大的转折 .....      | ( 124 ) |
| 在胜利面前 .....      | ( 133 ) |
| 火热的心肠 .....      | ( 143 ) |
| 建军史册中的一页 .....   | ( 153 ) |
| 摧毁“关中屏障” .....   | ( 162 ) |
| 洛川城外 .....       | ( 171 ) |
| 浴血屯字镇 .....      | ( 180 ) |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进出黄龙山 .....   | (198) |
| 路 遇 .....     | (207) |
| 扶郿之战 .....    | (216) |
| 黄河水滔滔 .....   | (225) |
| 三千里风雪戈壁 ..... | (237) |
| 新的里程 .....    | (247) |

附图：第六军解放战争三年进军形势图

## 恶战的前奏

——九四五年腊月，我们这支曾经转战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英雄部队——教导旅，正在延安东南面的洛河川垦荒掘地，准备着来年的春耕。

一天上午，我们的彭德怀副总司令穿着灰布棉袄，冒着刺骨寒风，来到洛河川看望我们。

我和彭德怀同志不算陌生了，在长征路上，在延水河边，在那些艰苦奋战的峥嵘岁月里，我们曾多次接触。

这次我和彭总一见面，他就拉住我的手说：“好嘛！你们干得不错。你们这支部队在敌后满有名气，打败了那个被称为‘名将之花’的阿部中将；狼牙山五壮士浩气凛然，慷慨捐躯，更是惊天地泣鬼神，气壮山河！为我军震了军威，为后人作了

榜样！你们回到延安以后，挖窑洞、搞生产也很有成绩嘛，毛主席很高兴！”

我紧紧握住彭总的手，激动地说：“谢谢彭总的鼓励，我们自己的斤两，自己明白，比起老总对革命的贡献，我们显得太渺小了。听别人讲，连蒋介石都对你五体投地，说什么：‘我要有了彭德怀，共产党就不会存在了！’”

“别听他那一套！”彭总开朗地说：“我彭德怀只有在你们中间才有点作为，没有你们，我老彭是孤家寡人一个，么子事情也办不成。现在胡宗南要进攻边区了，你们要从生产转入战前准备，要认真做好打仗的准备工作，打草鞋，缝米袋，要用的都整理好，发扬你们在敌后抗战的优良作风！”

这一天，彭总冒着严寒，走遍班排，又在旅部和我们亲切座谈。他常常提起我们这支部队的光荣传统，激励我们创造更大的光荣。我凝望着彭总那刚毅的面孔，听着他那热情的话语，流逝的往事一件件又重新展现在我的眼前，耳边仿佛又传来阵阵战歌声：

“风在吼！马在叫，黄河在咆哮……”

那是一九四三年初夏，我和战友们正与日寇激战在晋察冀的千里青纱帐之中。谁料到，就在这个时节，陕甘宁边区明朗的天空上却翻涌起一片乌云。随即狼烟滚滚，杀机四伏，战争的火焰威胁着革命圣地延安。蒋介石在外敌未灭、国仇未报之时，公然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。我和我的战友们，就是在这种特殊情况下，奉党中央的命令来到了延安，承担了保卫陕甘宁，保卫党中央，保卫毛主席的重任。

一九四三年从敌后抽回延安的部队有：教导第一旅、教导第二旅和新编第四旅。

教一旅是从冀鲁豫军区抽回来的，杨得志同志是这个旅

的旅长，下属十六团、十一团、三团、十九团和回民支队。

我所在的教二旅，是从晋察冀军区以及各分区的精锐部队中选抽来组建而成的。旅长黄永胜，政委邓华，参谋长陶汉章，政治部主任袁升平，副主任李平，副参谋长陈海涵同志。下属六个小团和一个炮兵营；晋察冀一分区一团、平西第九团、二分区独立团、三分区骑兵团、四分区五团，还有军区特务团、军区山炮营等，这些都是以红军为骨干的部队。

新四旅是从太行抽回的。旅长王近山，副旅长张贤约，政委黄振堂。下属七七一团和十六团两个团。

这三支部队虽然来自不同战场，但他们在敌人心目中却是三支致敌于死命的利剑。多少个日日夜夜啊！他们怀着满腹的仇恨，铭记党的教导，厮杀在遍地喷火的战场，出生入死地和日本侵略者血战。这里特别应该提到的是，在这三支劲旅之中，一分区的第一团，七七一团和三分区的骑兵团，平西第九团、四分区五团等部队，都是身经百战、征服过雪山草地的老红军团，是政治觉悟高，军事素质好，打不烂、拖不垮的英雄部队。

记得我们刚接受西渡黄河保卫延安的任务时，上级就同我们讲：你们的对手是国民党“黄埔系”实力派的首领、蒋介石的嫡系“王牌”、人称“西北王”的胡宗南。

当时，胡宗南手上握有第三十四、第三十一、第三十八三个集团军。其中，有两个集团军用于包围陕甘宁边区，一个集团军防守从宜川至潼关一段的黄河沿岸，坐视日寇。正如毛主席所讲过的：“这种事实，已经是四年多了，只要不发生军事冲突，大家也就习以为常了。”然而，蒋介石并不甘心，四年来没有一时一刻忘记过消灭他的头号仇敌——共产党。如今，经过与他的忠实信徒胡宗南密议，一个新的作

战方案又在南京出了笼。于是，胡宗南连日来调兵遣将，将河防的第一、第十六、第九十等三个军的其中两个军调到了邠州、淳化、洛川一线，积极准备进攻我边区，使广阔的河防地带大部分成了对日寇不设防的地带。

情况就是如此紧迫，要除外寇，又要防家贼，这双重担子同时落到了我们党和她领导的军队的肩上。重任在肩，我们的心一下子飞到了延河边。诚然，在敌后抗日根据地，在艰苦的战斗岁月里，广大的指战员也是时时刻刻身在敌后，心在延安。同志们深知：指引我们去撷取胜利的每一份电报，每一道命令和关系到中华民族存亡的每一个信息，都是从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城发出的；延安是革命的摇篮，是胜利的发源地，是中国人民希望的灯塔。孩子对母亲是赤诚的；战士对党、对毛主席的感情是真挚的。就象星斗和月亮，小河和大海那样不可分离。当我们接到党中央、毛主席调我们去保卫延安的命令时，激动的心情不是用文字可以描绘出来的。我们背上背包，扛起长枪，昼夜兼程向延安进军。

腊月，我们背着沉重的干粮和装具，冒着刺骨严寒，从晋察冀边区出发了。沿途的老百姓本来就 very 穷，加上处在敌占区内，国民党匪军对他们反复掳掠，所到之处就象蝗虫一般，把老百姓的东西全刮光了。兵连祸结，老百姓只好逃荒避难，远走他乡。我们的队伍到后，留下来接应的地下党也只能给我们烧点水，等我们把所带的干粮吃光以后，部队常常处于饥饿状态。有些村子，偶尔碰到一些老百姓，但敌占区的老百姓对我们不了解，老远就躲开了。村子里都有“维持会”，有些反动的家伙专门给敌人通风报信，所以，敌人常常派出部队骚扰我们，而我们往往仓促应战。这样的战斗，几乎天天发生。记得通过平汉铁路的时候，敌人来袭击我

们，我们从河沟里往上打，迫击炮连阵地都没有，但部队还是打得非常英勇顽强。

在通过同蒲线时，也发生了若干次同样的战斗。尽管敌人来势凶猛，但要想阻挡我们这支英雄部队的前进步伐，那是徒劳的！

艰险的征程，对部队是一种最好的考验。在饥寒交迫的严重时刻，不同素质的部队，指战员当中将会流露出不同的情绪，不同的言谈。

记得在过黄河的时候，我们队伍里就有人唱起了一曲高歌：“黄河之滨，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……”

这歌声，牵动着曾到延安学习过的干部们无限的驰思。他们你一段我一段地抒发着对革命圣地深切思念的情怀，激动人心的话语成了强有力的鼓动词，驱策着征人的步伐；又象激昂的战鼓，鼓舞着战士的情豪！

延安，是西北高原上的一座古城。一九三五年十月，党中央、毛主席率领工农红军，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，一九三七年一月，党中央机关到达延安，从此，她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心脏，成了中国人民向黑暗势力作斗争的司令部。

芦沟桥一声炮响，日寇的铁蹄残酷地践踏着中华民族的大好河山，祖国在血雨腥风中飘摇，千百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，为了寻求救国的真理，从四面八方涌向延安。延安，又成了抚育中华民族优秀子孙的大摇篮、大学校。多少干部，多少骨干，在这里武装了思想，学习了本领，奔向敌后，奔向抗日前线，成为中国革命的中流砥柱。

我曾经在延安抗大学习和工作过一段时间，到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后，我和同志们一样常常想念延安。我忘不了清清

延河水，忘不了巍巍宝塔山，忘不了那里的一山一水，一草一木。我常常看到翻身的牧民们赶着羊群，从毛主席住的窑洞对面山坡经过，他们望着毛主席窑洞的窗子，一曲曲歌颂自己伟大领袖的“信天游”，发自肺腑，冲口而出，深情的歌声回荡在延河两岸，群山之间。毛主席就在窗内那小小的窑洞中，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进行着伟大的工作，写下了指导中国革命的不朽篇章……

我们的指战员，在极端艰苦的时刻，只要一谈起延安，只要一想起党中央、毛主席，就仿佛有一股强大的热流注入血液中，一切艰难险阻，都被这股热流所淹没。大家恨不得插上翅膀，一下子飞到延安，飞到党中央、毛主席身边；恨不得马上端起刺刀，迎击那些妄想进攻延安的万恶敌人。

通过敌占区，来到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境内，情况就大不相同了。行军消除了敌情的顾虑，到了宿营地，吃的喝的也相对有所改善。这时，指战员们的情绪更高了，在负重相当重、每天行程八九十里，有时一百多里的情况下，每到宿营地，战士们仍然不肯休息，有的用野桃条编成篮球框，往树上一挂当篮球架，就打起篮球来；有的刷墙壁写标语，晚上还唱歌、演剧，和当地老百姓搞联欢。

在胡匪重兵包围下，正为延安、为党中央、毛主席的安危而焦虑的陕北老百姓，看到自己的队伍回来了，都非常高兴，一路设茶水站欢迎子弟兵。我们的队伍，就是在这样热火朝天、斗志高昂的气氛中，回到革命圣地延安。

记得部队首先到了安塞，党中央和边区军民在那里为我们开了欢迎大会。会上，边区政府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把大镢或大镐。

捧着这些边区造的镢镐，有些战士调皮地说：“不是说

延安军民丰衣足食，种地都机械化吗？怎么给我们发这种土家伙。”

不错，延安军民响应党中央、毛主席号召，开展大生产运动之后，确实已经丰衣足食。然而，这些好消息经过无数好心人的巧舌，传到了晋察冀之后，就传走了样，说什么“延安军民丰衣足食，天天会餐吃肥肉”，什么“延安种地机械化，已经用不着肩挑人扛和掘地了。”我们的战士听这些传说听多了，脑子里往好的方面想的过多，对困难估计不足，因此，一拿到镢锹锄镐，就有不少人撅嘴巴。

延安军民通过“自己动手”达到“丰衣足食”的目的，这不假。但是，目前从敌后抗日根据地一下调来好几个旅的部队，这就给边区军民带来了不少困难。于是，我们响应党中央、毛主席号召，首先在洛河川一带开展大生产运动，一面练兵，一面生产，一面学文化，在精神上，物质上，为抗击入侵边区之敌，作好一切准备。

万事起头难。初进洛河川的日子里，部队生活相当苦。大冷天，好多战士连棉裤都没有穿上，只能上山砍树烧炕，全班围着火炉取暖，冻得不敢出门。在冀中，我们的部队穿得很精干，一式儿的薄底鞋，一色儿的绿军衣。到了洛河川，穿笨重的大头鞋，钻梢林，爬荒地，鞋头一撑就破，“老大、老二”都露出来了，有的干部战士忍不住发牢骚了。当时，旅政委邓华同志曾经向毛主席反映过。但是，连毛主席也穿着带补钉的棉袄，他只能鼓励部队艰苦奋斗，还是那句话：“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”。

部队驻进洛河川，一切都是白手起家，住的窑洞要自己挖，生产资料要自己造，穿衣服要自己织布，学习用的纸得上山揭桦树皮代替。总之，吃的菜、肉、油，穿的单衣、棉

衣、毛衣、鞋袜，住的窑洞、房屋，开会的大小礼堂，日用的桌椅板凳，纸张笔墨，烧的柴禾、木炭，差不多一切都是自己造、自己办。

当时，边区政府给我们供应一些生铁，我们就来个人尽其才：会打铁的，编到一块当铁工，自制犁头锄头；会做木活的，编到一块当木工，自造桌椅板凳；还成立了各种合作社，会拨拉个算盘子儿的，就编到合作社里做买卖。什么都不会的，就拿锄头开荒掘地，从旅长到炊事员，一个不拉，都得参加劳动生产。旅部领导同志的家属，也得去割马兰草造纸。掘地的同志们是两头不见太阳地干，平均每人每天掘一亩多地，劳动英雄们每天能掘好几亩。

边区办的小工厂，不但能生产日用必需品，还能生产武器弹药。边区生产的地雷、手榴弹、炸药，都是自己制成的，杀伤力相当强。边区造的地雷更有特点，敌人的探雷器都无法探测。因为有好多地雷的外壳都不是金属，而是石头，炸起来却很厉害。

我们学习用的笔，都是自制的。有的把子弹壳磨成笔尖，再套上两个子弹壳当笔杆；有的就拿弹弓打山鸡，把山鸡毛晒干削成了笔，就用它写字。墨水是用红石头磨成粉和水制成的。写大标语就得掏烟筒灰了。战士们练刺杀，木枪全是自己制造。身上穿的护具，也是用一片片木条穿成的，动一动叮噹响；护手用破布鞋翻过来，往手上一套就算解决了……俗话说：“只有冻死的苍蝇，没有累死的蜜蜂”。坐享其成，会软化精神；艰苦奋斗，能燃烧起智慧的火焰。在大生产中，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，激励出指战员们的聪明才智，发明创造之花，开遍了边区的高原河川。

人只要有了崇高的理想，拦路的巨石也能变成前进的阶

梯。我们就是这样，把困难踩在脚下，一步一步地顽强前进，不多久，日子就富裕起来了。我们正是在这样的境况下，欢迎彭总来视察的。

.....

我正沉醉于回忆之中，一位同志向彭总提问，中断了我对往事的追想。他问彭总，刚把我们从前敌后调回来的时候，就说蒋介石要进攻延安，可我们回到延安地区搞生产将近三年了，为什么已经调兵遣将蠢蠢欲动的蒋介石一直没有来呢？彭总听后，详细地对我们讲述了当时国内的形势：

一九四三年九月间，国民党召开了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。毛主席根据这两个会议的全部材料，敏锐地指出，当前蒋介石不外会采取“三个方向”：第一个，是投降和内战的方向；第二个是以空言骗人，把时间拖下去，而暗中念念不忘法西斯独裁和积极准备内战的方向；第三个，是改变政治方针，实行民主合作的方向。当时，毛主席英明地预料到，蒋介石很可能会采取第二个方向。因为，“这些人们历来的手段就善于‘骗’和‘拖’，这些人们之想‘打下延安’和‘消灭共产党’是做梦也不会忘记的。”

事情正象毛主席所预料的那样发展着。蒋介石实行了“等”和“拖”的方针。他躲在峨嵋山上，袖手旁观，等待抗日胜利。他保存实力，时刻准备内战。果然胜利被等来了，这位委员长就下山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了。

彭总告诉我们，现在蒋介石终于露出了狰狞面目，发动了反共、反人民的内战。

我军方面正如毛主席所说的：就我们自己的愿望说，我们连一天都不愿意打，但是如果形势迫使我们不得不打的话，我们一定能够奉陪到底！虽然，在军力的对比上，我军还暂